

245



五、北

總是一目的，但其程度是有區別的，在一九四〇年以前，敵寇對我後方地區的破壞，似乎還着重於間接式的掠奪形勢，一九四〇年以後，則由間接式的掠奪而轉為直接的掠奪。是以全無人性的有計劃有步驟的「三光政策」了。敵人企圖根據地房屋就燒，見財物家畜就搶。

在敵寇殘酷政策下，華北各根據地受到很大的損失，根據地萬像農會統計：歷去年半年中，冀東兩縣、遼、魯、武、甘、冀、沙等八縣，被殺人民達三千一百餘人，擄掠糧食十一萬餘石，毀屋五千五百三十戶百餘件，元錢數萬，拉走牲畜一千三百餘頭。在前年八月的一場雪掃蕩中，單省中六縣，就被殺了一千六百餘人，燒了房子三萬餘間。有人在手，非一掃而空不可。四十餘天，開封的老百姓沒有一個不是家破人亡的，沒有一間房不遭受敵人炮火燒燬；例如二白餘戶的雪廠楊村，現在是一片瓦礫，荒草長得比人增高，全村不見人影，出來的八百餘居民，已於前年八月被敵人殺害七十四人，不許再在那裏居住。在青島，情形更慘，幾年來五萬多的居民，被殺殺死，拉走，再加上留給活口者，剩下的已不到一半。在去年春季的一掃蕩中，只武鄉一縣，被敵殺死的就達一萬零六百六十八人。

如果算上年秋季第一掃蕩一中，敵人的焚殺指定各村莊，以秋旱、鹽、平的統計，被燒房屋十五萬餘間，壓平山一間或燒燬房子六萬餘間，被殺民衆五千八百五十萬餘戶，被擄田禾五萬餘畝，人民被殺及受區者六十餘人，被拉走客近二萬，同時由於敵寇殘酷燒殺，據敵人報在野牛地方超過半數以上。三分區佔領，人民因恐慌喪生而逃的日多，黑計達三萬二千餘人。在五台的一批人中，軍用貨五十餘箱，南北皮貨餘里，原有四十三個村，三五二〇戶，二萬五千七百餘人，現在所有剩的只是一堆堆的瓦礫，和荒涼發生的野草而已。

在今年春季第二掃蕩中，敵對我的損失是七十二萬斤，被殺五百九十三人，拉走和殺害的牲口達一萬二千餘匹。單從這些不完全的數字和例子中，儘可以知道敵人破壞根據地農村經濟是多麼殘酷和厲害了。

然而不管敵人的破壞是多麼殘酷，多麼厲害，但我根據地的人民是不束手待斃，被燒雖使我們困難增加，即使我們受到一些損失，但建設仍在那些進行着。敵人的「掃蕩」一批停停，各種建設又在破壞後的廢墟上恢復起來。

去年山東北敵入「掃蕩」次數最多，破壞程度最烈的地區之一，但我們的經濟建設也得到很大的成績，計共開墾荒地四千七百餘畝，開荒種三萬三千七百餘畝，修築一萬一千三百餘畝（十九萬餘畝）。與其他設計的數目在內，擴大面積十萬畝以上，又變二萬六千多畝旱地為水田，施肥增加五分之二；開闢鹽池一九四〇年增加產量十分之左右。今年又計劃將鹽池平均增產三千石，修築二萬四千八百餘畝，變萬畝旱地為水田，植棉六萬畝，牛膝膠樹百分之十，羊增百分之廿與三十。

在敵人「掃蕩」最殘酷的冀南，自去年二十八號的戰役，便迅速敵人的公路，現陽等算在一起，也擴大了耕地面積八萬九千餘畝。

在魯西冀南，去年開墾七百二十四畝，灌漑面積十六萬畝，增加產量四百六十餘石，即「飯碗區」，「米袋溝渠」一完成後，每年即可增加產量一萬餘石。

在晉西北，去年春耕耕種面積得到幾大的成績，計開墾三十萬畝，開水地十二萬六千餘畝，增植棉花五十一萬三千餘斤，增產細糧三萬餘石，增加七分之二，（九萬餘份數字），今年更比他增加開墾十五萬畝，變二萬三千一百畝旱地為水田，植棉一百三十餘斤，牛羊增加原數六分之一，羊增加三分之一，豬雞增加一倍。

此外，對察冀嚴厲實行的收復，並

生死之間

值得注意的：經行戰為各農家聚斂努力，實行的結果，要的產量增加百分之二十，小麥產量增加百分之十，玉蜀黍產量增加百分之十，列于種子增加百分之四十，這些實驗的成果在今天和明天新中國的農業建設中，將有其重要的作用。

在這裏，我們可觀察注意落後的農村經濟對於敵人破壞的潛在抵抗性，假如我們的農村經濟是高度的資本主義化，遇到敵人閉關鎖國的破壞，那末建設的恢復就比較困難，但落後農村經濟則不然，敵人燒了我們的房子，門窗，我們蓋上兩塊草席就可以居住，敵人毀了我們的耕畜，我們可以用人力代替力，敵人燒毀了我們的犁耙，我們可以用鋤頭以副土，敵人毀了我們的夏季，我們可以用土牆蓋成其他別種夏季作物。在根據地經濟建設中，抗日民主政府均積極的領導和扶助，對黨區邊區政府，今年夏季生產貸款共一百卅萬元，永利四十萬元，補助開戶資金及工具，利息僅七厘，並可分年付清。今年三月間，補助三十萬元購買大批真實食糧以及日用品，分發各地合作社出售，以平抑物價，調劑民需。又如在前察冀，據一九四零年七月該區黨政統計：計四萬農會經手募集的救災物資，就有十七萬七千餘元，小麥四千五百餘石，種子，花籽，山藥蛋等一萬五千餘石。還平山一縣，得到賑災實惠的達七百八十九村，一萬一千三百餘戶，近五萬人。在晉東南，每當敵人一掃蕩一次之後，政府即出盡一切辦法，如組織公役公款給災民，組織團而圍于難民間，誠免當地負擔甚重，且一切公務員知職士到各受災區域補助老百姓生產。

目前敵後根據地農村經濟的實況，正是出於敵人的破壞和我們的建設的苦鬥中。正確的方向和全體人民一致的勞力，決定我們能渡過任何艱難而得勝利。

——新華社通訊稿

一封敵兵家書

活城給他哥哥的信

和山人的深著的一個側面。

哥說：今天這個世界，即使能從絕境中來，也別想自由脫離了。比如我們「日本發達電」(電氣公司名稱——柳井註)的生意，它的人民所有權就被政府奪走了。最近一切小生意都宣告了「破產清算」，什麼東西都有固定價格，不管是否實惠是否，價格都有一定，不久也將有漲落。商品價格實行應酬官制，商品的販賣額也有了一定的限制，難以做生意的人並沒有什麼意思了。小生意之瀕瀕是自然而然的現象，所以我們不應當再做悲觀的打算了。你若是問到小錢來，問談，母親將之極快的快樂啊！我看到母親的臉龐，我也就更快樂了，母親臉上的白雲一天一天的增多了，已成了白頭老人，成天在藥中掙扎的我母親有些蒼老了。現在父親能使得得救就是我最快樂的事情了，今年底或來年春天你或許可以回國了，明年將仍不能回來的話，幾年後如何你還不知道，總起來你的青年時代真是白過了啊！你離開了學校以後，就失掉了我們的父兄，失去了祖國的希望，你東奔西走，忘卻了自己是一個青年，可是不久又波折出洋，過了三年半來死苦的生活，取回來你這半生遊牧辛勞了，今天接到你的信，知道你有許多不如意的事情，有功不歸當然是令人氣憤了。○十月二十日

事實雖難掩蓋，但不該再地下去了。我總不能相信那些無知無覺的敵人，和那些殺人犯對此會有什么感想！明知日本法西斯野獸一定要到全中華民族的生存，而又何處死亡勇敢性德里，這恐怕不是他們的本意吧。如果說他們是發生怕死，會在倖免殘酷的平民族的人面前，屈服於敵人的權威，奴顏卑賤來得做牛做馬，做羔羊，以空微薄的自己一命，苟延殘喘，那末他們的道路是完全走錯了，事實只給他們一個期望的度而已。他們不但自己有全民族的罪人，還行了監禁自殺，而且對於屠戮毫無氣節的軟弱動物，就是敵人也不以大度的懷柔。

在平定亂象的鐵錐中，會有這樣樣的事情：當亂殺中被遺俘去的我軍，有一些被敵人投到荒涼的墳場去放工，其中有一個他加入匪團是投奔過去的——他以爲非敵人的魔窟裏可以謀生，比較條件的好些——可是結果不但遭到全體工友們的白眼和恥辱，就是他自己們的敵兵加刑罰也大大方方的不要給。而我們那些堅決鬥門英雄們被捕後拒絕不屈的鬥士們，竟使敵人嚇出了衷心的敬佩，感到精神士的威脅，甚至爲立過一支無名英雄碑——供作時常瞻顧。敵人在作無用的假仁慈了，爲了進行應進一步（以華爾基）的陰謀，不得不利用一批奸徒，暫且用讓他們在利刀尖上跳舞一時，誘向對面步槍刃了良民族的不幸。

已民族，不知誰開出有羞恥的漢奸們，敵人是根本不會把他們當作一個人看待的。五卅年各地僑軍當軍隊人員都親自開路過了南極海，這們北平部隊的清潔，他們知道屠殺敵人的時候，敵人的屠刀隨時隨地只存在他們的眼上。因之，我們看到很多爲了低價的入目，有的對敵人痛極至了，有的不再生密圖殺民的勾當了，有的則逃出敵人統治來到我根據地了，有的在夜裡中幫助抗日了，有的反正過來與敵英勇鬥爭了；只有少數死心踏地的漢奸，則是真正沒有了靈魂。在舊設備二座房積聚傳上一，說青島賊案將有死屍現以後，他的肉身雖離高道，但他的靈魂已被拘到陰曹地府，加大釘釘棺受罰。這固然是迷信的話，但對那些死心踏地的漢奸來說，却是一劑引官深淵的萬言。而使敵人的屠刀暫時未落在他們的頭上，然而已具有一具屍屍走向，而且這些行屍走肉還不如那一哭又爲慘絕的敵人痛哭。

在中國民族這生存而鬥爭的歷史中，曾有過無數的民族英雄，沒有幾支，他們爲中華民族的生存而建立了無限的艱難和血，然而這不是死，而是重現的永生。他們用個人的熱血，灌溉了全民族的發芽生長，中華民族是永遠不會滅亡的，他們正欣慰地預望着將來活在全民族的心中。只有那種卑劣的死亡，才是計算上真正的死亡，也是最可怕的死亡。